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四十一
至四十二



13
849
180



43
849
18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象章黃國璋較釋

諫諍部 十九

直諍第八

宋鄭鮮之初為宋國奉嘗赫連佛佛

南朝以教
教為佛佛虜陷

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

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厝其意然臣愚竊有所懷

虜之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師徒違律非

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凌威長驅臣寔見其未易若輿駕頓維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懼天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竿事從屈伸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未敢動若輿駕造維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顛隕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之淺深必以殿下太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

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弊至於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十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十功無所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即之事寔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維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鑒察臣愚懷

丹斤元龜 在諍八 卷之五十四十一
范泰爲散騎常侍景平初致仕少帝在位多諸愆失
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
鞞在官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不
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
近之恠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軍
過二漢開河根本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
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
理期此臣所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
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
近習俱非杜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引古道式遵遺訓
從理無滯任賢無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書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
人成敗如曉未有治政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
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
憊耄已及百疾牙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
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
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
元嘉二年遂輕舟遊東陽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徐
羨之等猶秉重權泰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

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蕪聳欵契濶戎陣顛俱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蕪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局子禁之表竟不奏

張約之堂邑人前爲吉陽令廬陵王義真既爲徐羨之等所廢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無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闕復寃寃於湖邑也當斯之時豈

無尋鄉賢輔哉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異藥石於何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方頗高殉義之風習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青天步則齊德有虞附廊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處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修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外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穆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

資風成寔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
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
之篤下令遠近憫然失齒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
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締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
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
同柞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復忽
安危之遠竿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
採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
生顛顛之望特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
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

厲况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
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
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
之爲梁州府叅軍尋又見殺

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表諫曰萬乘宜尊重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
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寔有未寧清道而動
帝王威則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
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望少採愚誠

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扶令育為龍驤參軍時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令育
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
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
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諸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
二臣豈好逆主于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
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
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
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千里願言
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

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天人之路開大道之門
搜殊逸於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唱喬
岳無遺賢之嗟羅飛翻於垂天網沉鱗於溟海况於
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出削
遠送南垂恩絕於內形隔於遠取離明主身放聖朝
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
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何隙
於京甸強楚闕闕於上流或苞惡而窺國或顯逆而
凌主有生之所憚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
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殄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

蕭之時義康豈不願參皇謀均比休咎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緩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治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有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宰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歎人神同休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關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教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人雖二告而猶織仁主之令範

也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寔不信又云兄弟雖鬪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寬宥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此非徒皇代當今之計乃蓋良史萬世之美也且譎諛難辨是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之所畏故愛身之士身爲己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于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寔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計

事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於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楊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觀王室大事豈得縮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穆息宇內之機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謔說之道消矣何

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卽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煑体烹屍始願所耳豈不幸甚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

蔡興宗爲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國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用是失旨

張邵爲世子中軍叅軍十四年武帝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

梁郭祖深爲後軍叅軍時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
祖深輿襯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
慈悲既引憲律如替愚輩罔識悖慢斯作各競奢侈
貪穢遂生頗繇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庶絜者
自進無途貪苛者取人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鈎
者升進重沓餽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
沒勞深勲厚福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
賣酒惡犬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
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

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
人猶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
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於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
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
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未置交効賒
也今商旅轉繁遊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
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
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家給人足庶讓則可生君子
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
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曷已逆惡者害國小人也

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
 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
 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
 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
 毛耳論外則有勉捨徐勉周捨也說內則有雲旻范雲也旻失其
 姓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
 主慈臣怯息謀外甸使南中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
 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
 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
 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

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
 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諍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
 問唯唯而已八對則言聖旨宸衷出論則云誰敢逆
 耳過寔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
 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澍有奉公尸祿競
 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日不商何因而
 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
 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
 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
 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

引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寵麗僧尼十餘萬貫資產沃壤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從尼則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簡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自從養女聽畜奴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命蔬食如此則法與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爲三郵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庶尤受其

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被及任用皆募部曲而楊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授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簡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已來發人征役號爲五三及投募將營主將無恩在郵失理多有物故輒利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符下討捕稱爲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青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任信下轉

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
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歛戶課薦其箱
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有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
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
口入比及關津廢替湏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
鎮襄陽左僕射上矧在喪被起爲吳郡曾無辭讓其
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直擢
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

蕭介爲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
高祖勅帝防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

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
勅容納臣聞凶人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
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
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
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
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若方伯然
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
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遺細
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獸之効耳今
既亡師失地真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

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望其高鳴之晨歲暮之効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皆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淳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襄將死有城郢之患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苦口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

陳章華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庭今疆場日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後魏崔浩爲祭酒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明元遷都浩與時進周澹言於明元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

嘗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崖號稱牛毛之衆今
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叅居郡縣處
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
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
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嘗代千里之險須欲救
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寔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
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棄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
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
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一熟事則濟
矣帝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

浩澹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
浩等對曰可簡下窮乏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
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
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
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高允爲中書侍郎給事中熟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
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
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有所興今
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未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
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

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
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方人
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
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
驗之於今必然之効也此誠聖心所宜思量帝納之
張白澤爲壅州刺史時獻文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
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
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
表諫之曰伏見詔書禁尚書已下受禮者刑身糾之
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

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挾羨萬機讚
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
尚有代耕况皇朝貴任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闕
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
責成不亦難辦如臣愚量謂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
班祿酬蕪羊去亂群嘗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
軌朞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獻文納之後爲
壅州刺史大和初懷州民依邠苟初三十餘人謀反
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

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轅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永諳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

陸馥爲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原賀等並皆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

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

李冲爲侍中孝文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大都至於雒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帝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運公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

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白京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維境內水小猶尚致難况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帝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固雨多去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十月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期無害古不伐喪請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

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區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賞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帝乃喻以遷都洛陽之意遂南伐

崔挺爲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孝文納之

成淹爲謁者僕射以遷都與家累至維陽行次靈丘

屬南齊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
孝文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逆幽明同棄陛下俯
應人神故見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前車之輒得不慎乎淹
曰伏聞發維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帝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干於斧鉞淹曰昔
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
夫帝優而容之詔賜絹百疋

高道悅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維京時宮極
勦基廟庫未構孝文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構
之才已造舟楫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
崇務箴規輔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榜爰自曩
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踈魯濫蒙榮貫司無獻
彌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
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廻付都水用造舟
艦闕求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
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不修繕舟楫更爲
非務公私徊惶愈深恠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右齊
其沿河攬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
掉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

月裸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維相望陸路
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
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
又從駕群僚聽將妻累舟揖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
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又氏胡犯順
玉帛未恭西戎內侵介冑仍襲南寇紛擾對接近畿
蠻民踈戾每造不軌闕闕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
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覲覲之望邊寇絕闕疆
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衷冒昧以聞詔
曰省所上事深見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

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
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迴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爲棄
物修繕非務舟楫無限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
浮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孝文遂
從陸路

盧淵爲散騎嘗侍孝文議伐齊淵表曰臣誠識不周
覽頗尋篇籍自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
軍決勝行陣之間者勝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
千鈞之弩不爲鼷鼯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
而袁紹士分胡銳以步兵三千而符軍瓦解勝負不

由衆寡成敗在於頃臯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益德

矣

益德張飛字

魏既并蜀迄于晉世分有江水居其上流

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孫皓暴戾上下雋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雲役繁又交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閩右

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其魁帥不爾懼成貞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而不詔之毫末斧斤一加悉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寔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志在侵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愿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義寧非

焉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符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強一萬之衆寡也今則驅先天之駕用仁義之師當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亦復何尚洞庭彭蠡竟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守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之闕左小紛已勅禁勅流言之細曷足以紆大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陸叡爲尚書令太和十九年叡表曰臣聞先天有弗

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自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昇遷草朔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上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軟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徃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精甲願橐旌卷旆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

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循理華
 區觀風雒浦然後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
 襄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觀機自服撫附振威白麾
 東指則義陽以左騎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
 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效
 其餘力乘流而赴勢勝萬倍蕞爾閩區敢不稽顙豈
 必茲年號斯寸尺惟願固存近勅納降而施不紆鑾
 輿久臨炎暑帝從之

崔光為太宰卿宣武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
 四足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

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簾篔中雌
 鷄化為雄冠毛變化而不鳴不將將謂率領其群也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嶋鷄恢子漸化為雄冠距鳴
 將末光中有猷雄鷄生角劉向以為鷄者小畜主司

時起居人

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

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

小臣將乘君威以害政事猶若顯也竟寧元年石顯
 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鷄化為雄
 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雌雄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
 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
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
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遂至天下大亂今之
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傳達之
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
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
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
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
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
自賤而貴閔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

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塊
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循征人奄次東州轉輸
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
群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却諫之時
同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卹國
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恐怨而易以亂離陛下縱欲
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
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
貴越往者邇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
如罕晏宗或闕時應親蕭郊廟延敬諸父簡訪四方

務加休息爰發蒸占撫鎮貧瘼簡費山池減徹聲妓
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出佞則兆庶幸
甚妖弭慶集矣宣武見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
以罪失伏法於是光愈重正始二年八月光表曰二
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
即莊子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知晦朔壅門周
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
柔脆之質彫頽速易不言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墻
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棟宇崇麗墻築
上密糞朽弗如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措厥伏扶踈誠

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
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
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
白比鴟鵂巢于廟殿梟股鳴于官寢菌生賓階軒坐
之正唯諸往記信可爲誠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
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
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
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
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爲中書
令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勅

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
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
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裁至朝胎謂之害
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
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
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宣
武納之

李平爲河南尹宣武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
詔書雲軒鑿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駮益梅之相濟和
奚云叔向之賢可及世而康不免其身定可嗟惜未

幾康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高謙之爲河陰令舊制
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侯幸之輩惡其有發聞遂共
罷奏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寔思奉法
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噐之節
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
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
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帝臣崇之爲雒陽
令嘗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歛手無敢于政近日已
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
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親

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
會朕意付外量聞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
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
無寧安世無寧弊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萬化之道
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
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
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已公私兩
利若使軍柄付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寔則何賊不平
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
別倩他人引弓格闖虛受征官身不赴陣唯遣奴客

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變弓則是正爵虛加征夫
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良何以勸誠也宜近習侍臣
歲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身奉法不爲
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
擁下虧風敗政使謏誦甘心忠讜息議况且頻年以
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
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輒則還者必衆
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
欲嚴符切勒臣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

有國有家者不患民心不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驟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一日萬幾事難周攬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跡以責左右近侍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

子詔從之除國子監博士

孫紹爲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表曰臣聞文質相用治道以之緝熙汗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治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祚中明炤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羨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旼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徃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濟而政亂故臣昔於大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動高祖垂納又應可尋延昌正

光奏疏類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徹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僭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寔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湏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感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杭直每上封事嘗至懇切不

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張普惠爲諫議大夫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裔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時翻改普慧俛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廢物愛之如傷况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

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作
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
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
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
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
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
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
對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以封其
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

不欣然至德知慈德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
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
竟復誰是普惠對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
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大尉咸陽王冀州
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
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
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識之當命
公卿博議此事又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
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
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聞

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寔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

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皆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於先生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初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尅吉定兆而以踐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迴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監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

以之自滅况今卜遷方始當修葺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寔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况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恩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於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讓司敢獻狂瞽謹冒死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略臣微款脫得

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
 珍宅召集王公公座卿尹及五品以上博議其事遣
 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阮文中掌侍賈璨監
 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祖作帝尊父為太
 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寔非為無據
 且君舉作則何必修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
 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足澄曰前代
 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
 得以詔命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
 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

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
 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大傳清何王懌曰昔在僭
 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
 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
 源譏其不恭淵源殷浩字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
 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
 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為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
 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同斯難御史中丞
 尉元康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
 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

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無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公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

者上卿上士何止大夫歟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慚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虞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阮文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官對議往復既終

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驂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流涕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言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元昭業為諫議大夫孝莊將畋維南昭業叩馬諫止帝避之而過

卷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

直諫第九

北齊王紘字師羅為奉朝請頗為文宣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寢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

同事我兄弟舍樂既死爾何爲不死絃曰君亡臣死自是嘗節但賊堅力薄斫轉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缺反縛絃長廣王捉頭帝手劔將下絃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

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兼侍中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引益文宣末年縱酒醜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曰前諫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

不悅

後周柳慶爲尚書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因而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諱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

樂運爲京兆丞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曰除帝及六
宮便議郎吉運上疏曰三年喪自天子達庶人先王
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
喪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鉞未盡隣境遠聞
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吊不可既吉便凶如以玄冠
對使未知此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
不納帝既昏暴滋甚運乃與襯詣朝堂陳帝八失一
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
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
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

事請參諸宰輔與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戒大
尊初臨四海惠德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
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惡聲溢朝野請姬
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
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幾不理天下壅蔽大尊
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
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垂拱高視居
外聽政四曰變故異嘗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罪非
致安之引規若罰無定制則天下皆懼政無嘗法則
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尋即追改更

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斯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
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
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
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
踈而祚永請遵經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
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
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喪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
義志豈其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
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徃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
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抵

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
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
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謹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
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殊謬便陷嚴科
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
刑戮寧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
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
王因之而獲福今立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
戒膳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循布德政
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

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救之獲免

元巖爲內史大夫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襯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闕請見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獲免

清王誼自高祖爲丞相以誼爲行軍元帥開皇初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帝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劉行本開皇初爲諫議大夫簡較中書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長孫平開皇中爲兵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

毀朝廷爲憤憤者高祖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
汙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志願
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痴不聾
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柳紹之言不應
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帝於
是赦紹因赦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梁毗爲大理卿位上開府時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
權百僚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
福臣之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
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

意者嚴霜夏零訶旨者膏雨冬沐榮枯由其唇吻廢
興俟其指麾所思皆非忠讜所進皆是親戚子弟布
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裔四海稍虞必非福
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
之於易世而卒歿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
齊皆載典誥非臣億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
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監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
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
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
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

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審審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踈

庾質爲太史令大業八年煬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鄉以爲尅否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尅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受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

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大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立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帝大懼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頗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

慮及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在斟酌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趙才爲右衛大將軍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亂離恐爲杜稷之慮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

唐系伏伽高祖武德元年爲萬年縣法曹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煬帝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動搖者乎以前朝好爲變更

大月... 直諫九... 卷之三十四...
不師古訓者止爲天下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
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定陛下勿
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
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滇順四時不可妄
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輒獻鷄雛者此乃
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
叅事盧子猷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頰蒙
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
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

陛下察臣愚心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
正聲有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大
聳官司於人間借女婦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
服云擬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
非貽厥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惡爲無傷
而不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
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
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
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故也故書云與治同
道罔弗興與亂同道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亡在其所

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德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離穆及好奢華馳騁獵射專作博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馳驅至於拾遺補闕决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之人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子僚友如此卽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拜伏伽中書侍郎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諸

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也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霽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而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復配遷之此是陛下自違天心欲遣下人莫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渠魁充等爲首渠魁尚免

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犬吠堯吠非其主在東都城
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
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亡陛下皆云被擁故也
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無罪人書云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
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各難得故也往者天下
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
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
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君爲信畏故書云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

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臣愚見世克建德下僞
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貞觀元年轉大理少
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
屢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
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
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
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
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

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只是少年諸王所務豈得既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褚亮武德初爲秦王文學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敕符亮抗表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一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旌之所涉歷網惟一而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籍豐草引金陣而蒲平原盡心目之

娛翫置梁之樂發雕弓而迫狡兔飛勁天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掌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縱揮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奔赴林藁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慙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資聖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切逢明時遊官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慮疏奏高祖納之

唐儉貞觀初自天策府長史遷民部尚書從幸雒陽

苑射猛獸儉見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墮四豕有一雄彘突及馬鑿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蘇世長武德中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諫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又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圖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

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武功較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為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仍於其地又更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俱頃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之所作邪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姦詭疑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瑤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嘗陪侍見陛下宅纔蔽風霜當于彼時亦以為足今自隋之後民不

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爲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既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而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李綱爲禮部尚書武德中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綱諫曰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衣服露體而擊之間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今新定天下開大平之基起義功

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仕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曰我已授之不可追矣
張行成爲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豈不能恣情慾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正爲蒼生爾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行之成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列寔兼

將相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
 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樞近
 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蒞臨太宗深納之
 魏徵武德末爲諫議大夫太宗即位數引入卧内訪
 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
 常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
 何能若是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七年代王
 珪爲侍中臣欽若等曰魏徵自爲秘書監參預朝政侍中事具宰輔諫諍門是年遜
 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一年上疏曰臣聞爲國之

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
 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
 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湏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
 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
 言無誠之令焉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
 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
 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
 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

善始之勤未觀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後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嚚如也謬謂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疆直者爲擅權謂忠謹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懼權之義忠謹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

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此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衰之所在亦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污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

究承顏順旨其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而或
 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
 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
 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有信何異夫
 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
 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盡忠在於內外無
 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
 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
 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
 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

何知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
 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
 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
 能下饋聞倫曰鼓之得失聞倫知之請勿疲士大夫
 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
 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聞倫之為人也佞而不
 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佞人佞人
 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
 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隕於信任遠佞避
 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

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
是非不雜必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
善而惡惡審實而明罰則小人絕其邪君子自疆不
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
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
可保求錫祚裔將何望哉太宗手詔答之太宗嘗嫌
上封者衆不近事寔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
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
失祗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裒則有益於陛下若無裒
亦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戴胄爲兵部尚書貞觀二年太宗將修雒陽宮諫曰
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
作役餘丁尚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
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止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
便廢入軍者督其戎杖從役者責其糗糧盡室經營
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役既盡賦調不
入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
功畢亦謂非晚若頃修營恐傷勞擾帝嘉之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雒陽宮乾陽
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

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世及其子而亡
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
勝神祇不可以親恃唯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如始
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
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
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廢漸多豈疲人之所
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
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
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
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

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
後財力凋盡天恩含有粗見存立饑寒循切生計未
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廢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雒陽姜敬一言即日
西駕豈不知地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
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
甚淳和斟酌事宜諫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
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隋近所有多從豫章採
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
輪即便大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

人別齋鐵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二三十里畧計一柱
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
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
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
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餘所笑則
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
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
皇勅大殿高明並宜焚毀陛下以凡木可用不宜焚
灼請別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
若遵舊制節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頃異何以

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帝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雒陽
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又事理須行
露坐亦復何苦所修宜即停之

馬周爲監察御史貞觀六年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
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而未嘗不廢
卷長思想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
無所施顧來事何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
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
瞻省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
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

冊府元龜 直諫九 卷之五十四
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至
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
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覲者有
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
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宮臣竊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
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鑿輿
動輒嚴蹕經旬非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
而欲即見陛下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
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

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
開衆惑臣又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邸貽厥
子孫嗣守其政非陛下封植之考誠愛之重之欲其
裔嫡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陛下宜思
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
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
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
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
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

邑必有材行隨噐方授則雖其翰翮非疆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鑿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恐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世臣知大孝誠不在俎

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物特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噐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與皂雜類常繁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馭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且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十一年周從幸雒陽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至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令政教無失以持常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

而大要唯以禮節於心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湏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
 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
 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
 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
 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
 聞昧三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必
 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日所親見尚有如此
 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
 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敗成之事黎庶怨
 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未能安

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
 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
 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
 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
 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
 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
 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纒
 得一斗米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
 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
 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

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雒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雒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克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家之嘗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疆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徃徃因之以竊發則有

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寔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採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憫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

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聖語云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天大聖創業豈唯處置

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出外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疆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任更輕其材堪宰蒞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

始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九年詔獻陵制度准漢長陵
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敝世南上封事諫
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言光
顯珍寶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
畢備此適所以貽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
安於菲薄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嘗情以定耳昔漢
成帝造延長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
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悽
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

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
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也人君在位三
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
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
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故聚斂
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
作終制其畧曰昔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
殿園色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

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
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
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
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堯而有知將不福汝以
爲未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
下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
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
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
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

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邪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
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
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
中制度事皆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立封大
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
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
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
隴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久遠
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長安陛下孝名
揚於無窮矣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

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方始成就今以
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
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曰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興
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
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
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彌冬狩
蓋惟嘗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
餘承順天道殺伐將欲躬擐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
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草擢
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

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
御檠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
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物敢忘斯義且彫狐星羣所
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
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
下則貽範百王末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
宗以是益親禮之

姚思薦爲散騎嘗侍太宗將幸九成宮思謙進諫曰
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
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

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嘉言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頻劇故非清好遊幸甚嘉卿意賜帛五十匹

劉仁軌為樂陽縣丞貞觀十四年太宗欲幸同州較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嘗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其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宜種麥直據尋嘗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頃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鑿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

之

册府元龜

册

卷之五百四十二

三十

